



禾林小说

HARLEQUIN

一世情缘系列

现代出版社

爱在不言中

The Quiet Professor

BETTY NEELS

白蒂·尼尔斯 著
谢碧漪 译



桃源岛恋曲

Love Or Nothing

NATALIE FOX

娜坦莉·符可丝 著
沈家琦 译





一世名家系列

爱在不言中

THE QUIET PROFESSOR

桃源岛恋曲

LOVE OR NOTHING

禾 林®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98—11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不言中/(加拿大)尼尔斯(Neels, B.)著;谢碧漪译·桃源岛恋曲/(加拿大)符可丝(Foo, N.)著;沈家琦译.北京:现代出版社,1998.7(小说·一世情缘系列)

ISBN 7-80028-436-0

I. ①爱… ②桃… II. ①尼… ②谢… ③符… ④沈… III. 小说-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1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676 号

一世情缘 系列

爱在不言中 桃源岛恋曲

The Quiet Professor Love Or Nothing

原著:白蒂·尼尔斯

原著:娜坦莉·符可丝

译者:谢碧漪

译者:沈家琦

出版: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

(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责任编辑:张俊国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32 9.5 印张

版次: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刷:20000 册

Harlequin®, 禾林, 及 Joey Device (谐角图样) 商标为加拿大商哈利奎思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或对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BV

书号:ISBN7-80028-436-0/I·97

定价:12.00 元

爱在不言中

THE QUIET PROFESSOR

作者：Betty Neels

白蒂·尼尔斯

译者：谢碧漪

有人把爱情吹成了五彩气球
愈大就愈薄愈无福消受
稍不留意就从指缝间溜走
热泪只好和着遗憾不停流

你的爱意好似深潭在守候
我是飞瀑 狂泻入一片静默
黑山白水怎么填都嫌不够
你以沉默换我一生的温柔

(罗美格)

主 要 人 物

罗美格：摄政医院护士长，身材高挑匀称，个性和善体贴。

范杰克：摄政医院病理检验室教授，高大英俊，沉默寡言，但坚决果断。

罗梅妮：美格之妹，温柔害羞，美丽善良，精于烹调缝纫。

费奥克：摄政医院住院医师，保守内向，罗美格的未婚夫。

梅 迪：美格养的猫，是她寂寞时的良伴。

1

医院大楼顶楼的走廊显得特别昏暗，这层楼主要是归病理部的同仁或是有事来访的客人使用。现在就有一位外来客站在走廊的转弯处，惊恐地望着脚边的碎玻璃盘。她本来将盘子端在手上，但想到盘中令人作呕的物体，再加上她以为走廊上一定没人，所以一路小跑……

她撞到的人正若有所思地望着地上的那滩秽物。被撞个满怀的，是位高挺而丰满的女孩，她漂亮的脸庞上有双大大的褐色眼睛，一头深褐色秀发在脑后自然地挽成一个发髻。

她冷静地说：“魏护士，你是在跑。”没有责备的语气。“我想这一定是……杜太太的送检标本？去告诉范教授，你出了点意外。”

魏护士资历很浅，面对资深的同事，她又敬又畏。她低声说道：“我不敢，我——好怕他。上星期我掉了一把镊子在地上，他直瞧着我。他没说什么，但他——就是一直瞧着我。我给他留个条子行吗？”

罗美格强忍住笑，“那怎么行。”她看着愁眉苦脸的魏护士，一副随时会哭出声的样子。“回病房

吧，要值班护士分派工作给你，好好控制一下情绪。范教授那边由我来解释。”

魏护士回以泪眼欲滴的笑容，解脱地舒了一口气，“喔，护士长，你真的——我一定努力工作——”

“很好——还有，别再跑了！”

美格驻足，瞪着辛苦好几天得来不易的成果在地上变成的碎片。杜太太不是个合作的病人，现在恐怕更难了。范杰克教授肯定会生气——不动声色地生气。她和魏护士不同，根本就不怕他——反而有点喜欢他，就像喜欢一个见面只打招呼而不失礼貌的人。

她顺着昏暗的窄廊走到尽头，推开门。病理检验室错综复杂，由许多大房间组成，满屋净是穿着白衣的工作人员和仪器。她边走边打招呼，然后在最后那扇门上轻叩了一下。

和检验室里嗡嗡声比较起来，教授的房间显得安静多了。他宽肩，并有一头浅灰褐色头发，正在写着东西。他头也不抬地问：“什么事？”

“教授，我是皇后病房的罗护士长。由杜太太身上采下的送检标本——”

他插嘴，“喔，交给彼得好了；我会亲自处理。”然后又加了句，“谢了，护士长。”

“我并没有拿到，”美格直截了当地说，“送检标本——送检标本摔破了。”

他抬起头，冰冷的蓝色眼睛疑惑地望着她。美格在等回话时仔细端详着，他相当英俊，鼻子很有权威感，嘴唇在生气时会抿成一条线。眼下正是如此。“在哪儿摔的？”语气冷峻。

“在走廊……”

他站起来俯视着她。“跟我来，护士长，咱们去看看。”他开门让她先走，亦步亦趋地跟着。走到出事地点，他蹲下去检视，她则安静地站立一旁。不一会儿，他站起来，嘴里嘟囔着什么，美格听不懂——她想大概是荷兰语的诅咒吧，她并不怪他。“是你打碎的吗，护士长？”他用略带荷兰口音的语调不解地问她。

她直视教授双眼。“教授，它掉到地上了。”

“如此而已，嗯？你到底在保护谁？”

他没回答，他接着说：“难道你不敢告诉我？”

“当然不是，”美格开心地笑着说，“我才不怕你呢！”

他不语，给她冷峻的一眼。“最好再重复一次疗程，护士长，完成后请通知我，我会派一位技术员去取送检标本。”

她报以微笑。“很好，教授。我对这次意外感到抱歉；你没生气真好。”

“生气？我可火大着呢！”他说。“再见，护士长。”他看着她离开。她穿戴着藏青色制服以及摄政医院特有的轻巧小帽，看来十分高雅。教授目送

美格的背影消失在长廊中，才返回办公室。

回到病房后，美格足足花了 15 分钟才说服杜太太再开始另一次疗程。然后回办公室喝茶，为轮休表伤脑筋。这时，值班护士莫珍妮走了进来。

“魏护士去床单室整理床单了。她还在哭呢。”

“没有她我们人手够吗？要开始执行医师开的处方单了——第一个处方最好由你去处理，第二个由葛护士料理……”她分配好下午的工作，珍妮已在喝第二杯茶了。

“他很生气吗？”她想知道。

“是啊，但还算有礼。送检标本准备好时，他会派人来取。”

“喔，真好。他实在是个谜，不是吗？也许他反对谈恋爱。”珍妮对他颇表同情，她总是和医院中的住院医师们大谈恋爱。

美格再次打开轮休表，心不在焉地说：“我打赌他一定已婚，而且有半打小孩，也许他在家里人挺好的。”

珍妮走后好一会工夫她仍然埋首于轮休表。今晚她要去见奥克的父母。她与费奥克已订婚 6 个月，这才第一次与他父母见面。他是住院医师，前途一片光明。

一年多前，他看上了她，并在适当时机向她求婚。那时她刚满 28 岁，而他一直对她不错。她也满喜欢他，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爱上他了，所以就答

应了他的求婚。在此之前，也曾有人向她求婚，但她都拒绝了。在她心灵深处有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能遇到令她神魂颠倒的男人，一日无他便觉生命无光；然而，头脑清醒时，她自知要求过分。执着的爱，就是对同样事情的喜爱——才是成功婚姻的必备条件。

她知道，时机成熟时，她会成为费太太。在订婚后，她一直努力使自己成为奥克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他曾经暗示过她，她有点浪费——整天穿制服，干嘛要买这么多衣服、鞋子？她真需要买这么贵的意大利皮鞋吗？他通常只是好言相劝，她也尽力迎合。但最近，她偶尔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他的理想而活。一起出门时，他从不让她的掏腰包，也从没要她为两人的未来存些钱，因此，她有足够的钱可以花。她喜欢买高档衣服，时髦的典雅服饰，但最近为了讨好他，啥也没买。也许今晚可与他谈谈。

做手术的病人接二连三，她在病房内忙着照应，直到5点才将工作移交给珍妮。

“要出去吗，护士长？”珍妮边问边整理报告。

“是的，和奥克——我要去见他的父母。”

“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珍妮右手一挥表示祝福。“明天开始轮到咱们病房收病人了。今晚你一定是要到什么好地方吧？”

珍妮的口气很诚恳。她很喜欢美格，但总认为奥克太过自命不凡，根本配不上美格。

美格在房里检视衣柜。她必须挑件合适的衣服，但会见未来的公婆该穿什么才得体呢？最后，她选了一件天蓝色的长袖高领绉纱西装，然后罩上一件既长且宽的深蓝色大衣。那是件软呢大衣，十分高雅，但也所费不赀。再挑双最不起眼的意大利鞋，配上手提包及手套，走到医院入口处。

他正在和范教授聊天，教授虽然看见她却没有任何打招呼的意思。美格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她直接走了过去，“晚安，教授。”然后，“晚上好，奥克。”

教授喃喃地道晚安，奥克则神经兮兮地说：“嗨！美格，你认识教授吧？”

“当然。”她对他微笑颌首。

“别让我耽搁了你们。”教授说，一副慈父的样子。“祝你们有个愉快的夜晚。”

奥克对他微微一笑。“一定的，教授。美格是第一次和我父母见面。”

“啊——真令人高兴。”他面无表情，冷漠的视线直指她手上的钻戒。

教授目送两人进入奥克的老爷车，然后转身向病房走去。

奥克的父母由埃森老家来到伦敦。他们每年总要到伦敦住几天，听音乐，看戏剧，并尽可能地与儿子奥克见面。美格与奥克订婚时，接到过他母亲一封措词客气的来信。她好紧张；如果她不喜欢他

们怎么办？她胆怯地问奥克，奥克笑道：“你们当然会彼此喜欢对方啰。”他告诉她，“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你们彼此不喜欢的。”

这的确是再好不过了。但当他们到旅馆与奥克的双亲在酒吧内会面时，她就知道自己和奥克的母亲相互看不顺眼。她们并没有特别的表示，只是两人敷衍地亲颊，然后客套地说着很高兴见面，以及三月的天气多好等等。谈话只在介绍奥克的父亲时中断了一会儿，他父亲身材不高，留着一撮稀疏的胡子，一副略带歉意的表情；她喜欢他，可惜没有说话的机会，因为他们的桌子很小，奥克又忙着点酒张罗，和他父亲说话。

美格啜了一口她一点也不喜欢的杜松子酒，和未来的婆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然后费太太开始盘问起美格的生活、家庭、学校、年龄等等……总之她希望美格是个能顾家的女孩。“那些一心想成就事业的女人，”费太太严肃地说，“在成家之后就不应该再出外工作了。”

美格瞅着身旁的女人。她短小精悍，尖鼻圆眼，穿了件普通的衣服，梳着很难看的发型。奥克曾告诉她，家境小康，美格觉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也许他们只是比较节俭吧……看起来的确如此，因为点餐时，费太太清楚地告诉他们只能点套餐。“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吃得很高兴的，”她用别人无法否决的语调说，“每人一杯酒就够了。”

美格惊讶地发现，奥克对他母亲这种跋扈的态度竟不以为然；他完全同意母亲所有的主张。她还注意到他居然认为结婚后可以得到存放在费家阁楼上的许多家具是很好的主意。

“什么样的家具？”美格问。

“啊，像桌子、椅子啦，一个大型的餐具柜，还有我父母留给我的许多地毯；还有几件祖父留下来的东西，几个五斗柜；如果我记性不错的话，还有个漂亮的古董架。”

美格不知道什么是古董架，因此没有答话。待会儿她得和奥克谈谈。当——她在心里加上“如果”两字——他们结婚后，她会像其他女人一样地选择自己的家。然而，家会在哪里呢？她和奥克居然从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开车回医院的途中，她问：“奥克，你在摄政医院工作期满后有什么打算呢？”

“找个比较高的职位——我想留在这儿，但可能没有空缺。不过，伦敦还有许多其他医院。”

“你想留在伦敦落户吗？”

“可能。看情况而定。”

“那我呢？”

“嗯，如果我找到的工作能分配宿舍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如果不行，你只好跟我父母亲同住了。我可以在周末和假日回家——开车来回也不过一两个小时而已。”

“你不是说真的吧？”

“不是真的？我当然不是说着玩的。不然怎么办？住在家里总比租房子来得省钱吧。”他笑着拍拍她的膝盖。“如果我认为你……可是，你不是一向很通情达理的吗？”

她瞄他一眼，他的相貌不错，个性开朗，脾气又好。不久，他便会成为值得信赖的医师，开始稳定的行医生涯。她满喜他的，尽管有时她觉得工作才是他的真爱，他也不是那种令她神魂颠倒的男人。

他送她到医院宿舍门口，两个人无言地站了一会儿，思索着刚才的聚会。

“明天病房又要开始忙碌了。”美格说。

“那就见不到你啰？下次的周末假是什么时候？也许我能找个星期六休假。”

“你能吗？我们可以回家——你还没见过我的父母和家人呢。我下下个周末放假。”

“我看着办吧。”他敷衍地亲了亲她。“好好睡一觉，美格。下礼拜我们也许可以找一两个小时相聚。”

“我尽力而为。”

她回到宿舍后立刻上床，回想着刚刚的聚会。虽然并不圆满，但假以时日，她和奥克的母亲一定可以相处得很融洽。睡意朦胧中她想到奥克应该娶个害羞文静的女孩，满足于奥克工作至上的态度，

并对他母亲也能逆来顺受。在想着怎么使自己变成这么个女孩的思绪中，她进入梦乡。

第二天清晨，她立刻摒弃了昨夜的想法。害羞和逆来顺受对她的工作毫无帮助：洗缝组长一天到晚抱怨美格的病房用了太多的床单；药房的药剂师脾气暴躁，不管申请什么东西都要刁难，然后说药房没有病房申请的东西。要是逆来顺受就没法解决这些问题。好不容易忙乱的上午过去了，她松了口气去吃午餐，但是，刚咽下一口肉馅马铃薯排就被召回了病房。因为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外科病房的护士长钱伊娃把详情告诉她。“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你有足够的人手。”

两起意外都是头部受伤，美格只好分派两位护士去护理。咨询过外科白医师后，他认为病人必须立刻送进手术室。“护士长，让她们先验验血，”他命令道，“并检查爱滋病带菌的可能性。如果病人情绪不稳，请病理检验室派个有经验的技术员来。这两位受伤的女人都人高体壮的，而且有脑震荡。”

病理实验室反应很快。美格火速前去病房帮忙，范教授轻快地追上来。他友善地说：“我知道有几个脑震荡的病人——我想还是自己来比较好。”

“啊，真好。”美格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很难控制，虽然床边都有护栏，但还是有可能翻出床外……”

教授来得正好，应付这种情况绰绰有余。他动

作轻柔，但稳健有力，轻而易举就把两位不停扭动的病人制服了。稍后她眼看着教授离去，留下她独自对付手脚乱挥的病人，心中真盼望他能留下来。

病人由手术室推出来后直接送入特护病房，美格的病房又恢复了往常的安静。

美格很高兴终于可以下班了。晚餐，一壶茶，热水澡，然后上床，美格边走边满意地想着。她才进入大厅，就看到范教授走在前面，他正朝大门走去。大概要回家吧，她好奇地想着他家到底在哪里。他怎么这么晚下班？他根本不需要一天工作12小时的。

到了门口，他转身看到美格。“罗护士长，今天很忙吧！”他挥手示意再见。“晚安。”

她也道了晚安，目送教授经过广场上了车——灰色的劳斯莱斯——将汽车开走。在那一刻，她竟然希望自己能跟着他一起回家，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

从星期一到星期二的午夜都在收病人，忙碌情况一如所料。摄政医院位于河的北岸，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庞大形体伸展在街的中央，街上挤满了各式小屋、废弃的大楼以及无数小工厂。罗美格疲倦地想着，每天总有事发生，不是有人被工厂机器压伤，就是有人被车辗过，再不就是有人被一群小混混刺伤。周末的情况总是最糟。美格忧郁地望着拥挤的病房，感谢上帝，星期三转眼就来到了。

她和奥克见过一两次面，都是在医院对面的小餐厅匆匆相聚。虽然很疲倦，她还是在休息时间出去和他碰面。附近没有什么可以走走的地方，但悠闲地散散步未尝不是个好主意。天气这么好。3月末的气候相当宜人，偶尔可见一棵亭亭玉立的小树，或是屋前花园的矮树丛，还有青翠的嫩芽。她快乐地想着，下星期她要带奥克一起回家，再下个星期她就会拥有自己的小公寓了；手术室的护士长即将结婚，不再需要这间居住多年的地下室公寓。美格当时迫不及待地租下来，奥克原本不同意，但她说，有个地方去总是好的；她可以去那儿做饭，他们可以聊天，做些过去没有机会做的事情。

病房又恢复正常运转——病人入院，出院，包扎，治疗，膳食服务，安排轮休表，安抚护士，与洗缝组不断的争吵。经过4年的锻炼，美格在病房已经应付自如了。

奥克直到星期日才休假，这样回家的时间就少了一天，尽管美格有些抱怨，然而却正好可以利用这天去整理新公寓以作迁入的准备。她和房东见过面，房东是位蓄络腮胡的老先生，自己住一楼，顶楼住的是一位严肃但有淑女风范的小姐，老先生认为如此可增加他这栋房屋的格调，这是他一直想在这条烂街上维持的。

烂不烂都无所谓，只要方便就行，何况美格一直期待有自己的住处，即使是在老先生寒酸的地下